惜抱軒文集/卷1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九 ◄

惜抱軒文集
卷十

► 卷十一

卷十・傳

朱竹君先生傳

朱竹君先生名筠，大興人，字美叔，又字竹君，與其弟石君珪，少皆以能文有名。先生中乾隆十九年進士，授編修，進至日講起居注官、翰林院侍讀學士。督安徽學政，以過降級，復為編修。

先生初為諸城劉文正公所知，以為疏俊奇士。及在安徽，會上下詔求遺書。先生奏言：「翰林院貯有《永樂大典》，內多有古書世未見者，請開局使尋閱。」且言搜輯之道甚備。時文正在軍機處，顧不喜，謂「非政之要而徒為煩」，欲議寢之，而金壇於文襄公獨善先生奏，與文正固爭執，卒用先生說上之。四庫全書館，自是啟矣。先生入京師，居館中纂修《日下舊聞》。未幾，文正卒，文襄總裁館事，尤重先生。先生顧不造謁，又時以持館中事與意迕，文襄大憾。一日見上，語及先生。上遽稱許「朱筠學問文章殊過人」，文襄默不得發，先生以是獲安。其後，督福建學政，逾年，上使其弟珪代之，歸數月遂卒。

先生為人，內友於兄弟，而外好交遊。稱述人善，惟恐不至，即有過，輒覆掩之，後進之士，多因以得名。室中自晨至夕，未嘗無客。與客飲酒談笑窮日夜，而博學強識不衰，時於其間屬文。其文才氣奇縱，於義理、事物情態無不備，所欲言者無不盡，尤喜小學。

為學政時，遇諸生賢者，與言論若同輩，勸人為學先識字，語意諄勤，去而人愛思之。所欲著書皆未就，有詩文集合若干卷。

姚鼐曰：余始識竹君先生，因昌平陳伯思，是時皆年二十餘，相聚慷慨論事，摩厲講學，其志誠偉矣，豈第欲為文士已哉！先生與伯思皆高才耽酒，伯思中年致酒疾，不能極其才。先生以文名海內，豪逸過伯思，而伯思持論稍中焉。

先生暮年賓客轉盛，入其門者皆與交密，然亦勞矣。余南歸數年，聞伯思亦衰病，而先生沒，年才逾五十，惜哉！當其使安徽、福建，每攜賓客飲酒賦詩，遊山水、幽險皆至。余間至山中崖谷，輒遇先生題名，為想見之焉。

張逸園家傳

張逸園君者，諱若瀛，字印沙。曾祖兵部尚書，諱秉貞。祖諱茂稷，考諱廷弟，皆贈左都御史。廷禘三子，長若溎，仕至左都御史，而君其季也。都御史為人端凝樸慎，而君慷慨強果，自其兄弟少時，里人皆異之矣。

君始以諸生為書館謄錄，敘勞授主簿，借補熱河巡檢。熱河今為承德府，君仕時未設府、縣，以巡檢統地逾百里，歲為天子巡駐之所，四方民彙居其間，君以嚴能治辦，奸蠹屏除。留守內監為僧者曰於文煥，君一日行道，見其橫肆，立呼至杖之。於是熱河內府總管怒，奏君擅杖近御，直隸總督亦劾君。上聞之，顧喜君強毅，不之罪，而以劾君者為非。

其後為良鄉知縣、順天府南路同知。有旗民張達祖，居首輔傅忠勇公門下，始有地數百頃，賣之民矣，久而地值數倍，達祖以故值取贖構訟。經數官，不敢為民直。君至，傅忠勇頗使人示意君也。君告之以義，必不可，卒以田歸民。畿南多回民，久聚為竊盜，不可勝詰。君多布耳目，得其巨半魁，或親捕之，凡年獲盜百餘。盜畏之甚，乃使一回民偽來首云：「有某人至其家，巨盜也。」及捕之至，即自首「某案己所為盜，有贓在京師禮拜寺」。君使兵吏偕之至禮拜寺，則反與哄鬥。至刑部訊，以某案事與此人無與，以君為誣良，議當革職。既而上見君名，疑部議不當，召君，令軍機處覆問，減君罪，發甘肅以知縣用。是時上意頗向君，然卒降黜者，大臣固不助君也。

在甘肅二年，嘗為張掖復營兵所奪民渠水利。又以張掖黑河道屢遷，所過之田，為沙礫

數百頃，而歲輸糧草未除，力請於總督奏除之。時甘肅官相習偽為災荒請賑，而實侵入其財，自上吏皆以為當然，君獨不肯為。其後，為者皆敗，於是世益推君。

君引疾去甘肅，里居數年，會兄都御史已進用，上數顧詢君狀。君乃復出，補直隸撫寧知縣。其勤幹如昔，然君年已六十餘矣。以子鴻恩為兵部郎中，受封朝議大夫，例不為知縣，遂去歸里，又數年，卒。君居里為園，時遊之，名之曰逸園，言己不得盡力為國勞而苟逸也，故人以逸園稱君。

姚鼐曰：余家與君世姻好，君為丈人行。所謂逸園者，負城西山麵郊，余先世亦園址也。君數飲余於是，自述平生為吏事，奮髭抵掌，氣勃然。誠充其志，所就可量哉！君在里建毓秀書院，為族人設藝局以養貧者。親姻昏喪急難，每賴其施以濟。君亡久矣，人方思之不能忘也。然余尤偉君杖內監僧及不為傅忠勇曲論民田事，為有古人剛毅之風，故為著傳。君能著於世矣！才節遇知天子，而仕抑屈於縣令，惜哉！命為之耶？抑古之道終不合於今乎？君長子鴻肇，為戶部員外郎，先卒。次鴻恩為福建延平府知府。次鴻磐。

方希原傳

方根矩，歙人，希原，其字也。為歙諸生，工為文。其文用意高遠，非今世之所謂時文者也，而昔人所以取《四子書》為義之初旨，則希原得之為深。其學宗婺源江慎修，其文宗桐城劉海峰也。所居在歙西靈金山中，有林泉之勝。希原親賢好學，四方賢者至歙，無不樂交希原，希原亦延致其家，唯恐其去，名聞甚廣。乾隆丙午科，大興朱石君侍郎主江南試，自決必能以第一人取希原，而希原是時已不應試。後又四年，希原卒，其卒年六十一矣。

晞原父曰□□，候補布政司理問，常客於漢上，而使希原家居為學，及為其曾祖、祖父母營卜葬地。數年，希原學益深，而登涉川原，盡得兩世葬地，其父乃以為慰。其於交遊，死生如一，能任其急難。意氣和易，寡怨怒，雖終身諸生，世為之不平，而希原未嘗以為感歎也。子二，曰起泰、起謙。

姚鼐曰：余始聞方希原之名自戴東原。東原為言新安士三，曰鄭用牧、金蕊中及希原也。蕊中在京師，與相接最久；用牧、希原之文，嘗得讀之，而不識其人。及希原歿之前一年，余主紫陽書院，用牧以鄉試去里不得見，得見希原，果君子。然以事促歸，不及造其靈金山居也。其後，余不復至歙，而希原、用牧相繼喪矣。人存歿數十年間耳，遇不

遇曷足論，士有所以自處其身者足矣。蕊中書來，使作希原傳，余以所知者述於篇。

張貞女傳

昔歸熙甫作《貞女論》，謂：「女在父母家，不應以身屬人；所許嫁者亡而為終守，不合於義。」吾謂熙甫是言過矣！今律與人約婚而中背者有刑。而晉王褒以其婿葬父洛陽，即以其女別嫁。以今律論，褒為甚不誼。以褒之賢，衡今之法，則制刑非矣。然而皆不然者，古今情事殊也。且伊尹五就桀，柳下惠不羞汙君，而伯夷非其君不事。季曆、文、武興周室，而泰伯逃隱，夷、齊叩馬而諫。士各行其志所安耳，君子亦仁而已，何必同。吾近覽鄉曲之事，高貞女之節，悲傷其志，以謂靡病於古誼焉。

張貞女者，父曰張裕昌。其五世祖為明末山東左布政使秉文，殉難於濟南者也。貞女許嫁之夫曰葉孝思。孝思父母皆老病將死，獨有孝思一子，又病瘵甚篤，欲迎張氏侍其父母疾，張氏親戚皆難之。貞女曰：「既以身許人，奈何聞其危篤，安坐以待其死乎？」即布衣乘輿入葉氏，視其公、姑及夫疾，晝夜不怠。一年而舅、姑及孝思皆死，僅有屋三間。張氏迎父、弟共處，以屋居父，而己所處幾於不蔽風雨。時為父浣炊，為弟縫紉，晝夜營女工以為生。及父死而治其喪，立族子友賢為子，聘侄張氏為婦，得孫曰傳興。一年而友賢又死，其婦亦能效其姑立節概焉。貞女自十九歲守節，至今五十四。

而葉孝思之族祖曰蔭寰，聘妻胡氏。蔭寰失愛於繼母，悲憤以死。胡氏農家女也，聞而誓必為夫守，父母不能奪，即送至持喪。其夫伯母楊氏亦寡婦，憐胡氏，與同寢處，其姑久亦愛焉。胡氏今年四十餘，守節三十年矣。其居皆在縣城內之西。

又有周氏者，居縣城東百四十里，許配法洪山章彌六，年十五而彌六死，請於父母，來夫家服喪，遂不返。其夫家為立嗣撫之，至有玄孫，年九十三，去歲冬沒，乾隆五十五年也。鄉俗焚葦輿以送終，章氏數千人見其焚煙上徹，聚為白鶴，久乃滅云。

而桐城城內又有馬鳴玉之聘婦方氏。鳴玉死，方氏居父母家，極窮困，然守而不嫁至老，先周氏二年死。始馬氏諸子，疑方氏初未即至夫家，不敢迎入門，至其老將死，乃服其節，請於官而旌之。

嗟乎！行必久而後信，女子固然。非耄期不亂者，曷以為士乎哉？

印松亭家傳

印君諱憲曾，字昭服，寶山縣人也。祖曰輯瑞，考曰克仁。克仁無子，其弟廣西太平府知府光任生君，以君為之後。中乾隆十五年順天鄉試舉人，次年成進士，分發廣東為翁源知縣，以能吏稱。其後內擢補吏部稽勳司員外郎，三擢至吏科給事中，京察一等。乾隆四十六年，命為浙江寧紹台兵備道。

其在寧紹凡八年，嘗修海寧石塘有功，榷海關盡去苛徵，商民喜之。寧紹歲造戰船，以樟木為材，君采購嚴禁吏蠹，毋擾於民，而公事修辦。大計列一等，當擢而君疾，引歸數月而卒，年七十一。

君為人孝弟慈仁。其在京師，遭本生父母喪哀甚，見者不能與言也。平居和易愛人，人樂親之。交友鄉里至都，居君寓舍常滿，有求索者必應。事有就君謀者，必盡其慮。及君外任，則求君者益廣，君意常若有歉於人者然，所給者雖頻數不以自沮。其處內外職，屢治刑獄，而意一出於慈仁矜全，多賴以生者。

鼐與君及泰州侍庶常朝，皆以鄉試同年相知。侍君負氣疾惡，同年生多遭誚責，然獨重君，嘗謂鼐：「印君真長者也！」其後庶常沒於京師，君視其棺殮尤備。君生平寡欲，獨好鼓琴，晚而自號松亭云。子三，曰：鴻經、鴻緒、鴻緯。君居官為政之詳，錢辛楣少詹事已為誌墓具之。鼐更以所知者為傳，以授其子焉。

節孝陳夫人傳

陳夫人，雍正甲辰科進士、臨海知縣諱曇鑒之女，遷江知縣左諱文高子世揚妻也。年十七而嫁，嫁十年夫死，一子行遜二歲。左氏雖宦後，至夫人寡居，甚貧乏，上事姑謹，下撫孤子，及以叔娣女為女，訓之必以禮。

始臨海公生五女，夫人最長，季則姚鼐母也。臨海嘗夜教女讀書，每太息言：「吾女何率勝兒！」夫人後亦自授行遜書。左氏所居，猶其先明忠毅公之故宅，分至夫人及子，二室才盈丈。撫子愛甚，鼐時至其室，亦愛甚。嘗使子與鼐於室中談經義，夫人自治食啖之，聞其言於牖外，即喜入曰：「汝等與人言宜若是！」夫人年五十八，乾隆十五年冬甚疾，鼐之母視疾，執手而訣。

行遜後終於諸生，其子其章最有行誼。嘉慶元年，詔舉孝廉方正，里以其章應舉，而其章之子，前一年登江南鄉試榜，人謂天祐節孝之遺也。然去夫人卒四十五年，去行遜亡二十餘年矣。今惟夫人所撫叔娣女為女適張氏者尚存，亦為嫠，年七十餘矣。當乾隆間，夫人已為吏奏旌表其節孝，鼐更愴思而述從母傳云。

鍾孝女傳

孝女錢塘鍾曉齋女，三歲母徐氏沒，父繼娶陸氏，又三年喪父。及女年十四，陸氏得危疾，人謂必死，女禱天求活其母，刲股和藥飲之，未愈，乃再刲，陸氏竟起。女後適邵志錕，志錕疾病，女亦割臂以愈之，年二十四卒。

夫割股，非孝之正也，然至情所至，無擇而為之，君子所許也。且天道人事，捷於呼響，惟誠則達，於鍾氏女何疑焉。

志錕字儒珍，性好為善，浙中凡有濟民之事，必儒珍董之，以此聞四方。其言孝女事舅姑、接家人，皆多可稱，雖復娶矣，嘗悲思鍾氏。余哀其意，作《鍾孝女傳》。

節孝張孺人傳

張孺人，桐城太學生張若楷之女，適孫良□。良□高祖臨，明末以監楊龍友軍，殉難仙霞嶺，國朝謚之節湣者也。考為候選知州循綽，早沒。妣張宜人，工部侍郎廷彔女也，里中稱賢明，先以貞節被旌。孺人為塚婦，事之能承其志。

蠡亭先娶姚氏，無子卒，孺人為繼，生一子起嶸。起嶸生兩月而蠡亭以疾卒。起嶸幼而多疾，孺人撫視之尤瘁，嘗累日夜不能眠，然子五歲則使就學，督之嚴甚，卒以成其才。孫氏家故豐，而張宜人施於宗族戚黨者厚，故漸貧。蠡亭兩弟，仲亦先喪。其後季弟將援例就官。或勸孺人：「於是時當議析爨以食，毋與俱盡也。」孺人曰：「吾寧合而貧，不欲析而富也。」其後家遂大乏，起嶸出授徒於外以為養，時有不給，孺人頗困，然朝夕怡然，如處其家故富時，未嘗以為怨。乾隆四十八年，吏部奏孺人節孝，奉旨旌表。

起嶸中乾隆己酉科順天鄉試。及嘉慶辛酉科，其子世昌，亦舉順天鄉試，而孺人於是年遂卒，年七十七，為嫠五十年矣。次年世昌成進士，改庶吉士，而起嶸先以大挑二等當得學官，獨哀母氏多歷艱苦，不與祿養，請姚鼐為述其傳。鼐亦夙聞孺人賢，知起嶸之

狀不誣也，故為書其概云。

何季甄家傳

何季甄者，名思鈞，霍州靈石人。考諱世基，生三子，思鈞為季，故字曰季甄。季甄早孤，依於其兄思溫，友敬甚至，勤力於學。乾隆四十年成進士，改庶吉士。纂修《四庫全書》，善於其職。四十三年散館，改部屬矣，旋以校書之善，仍留庶常館。次年授檢討，自是常在書局。及《全書》成，與賜宴文淵閣下，而旋以疾請告，屏居訓子元烺、道生，兩子一年成進士，其後皆以才顯，有名內外。其居靈石北鄉有雙溪，嘗自號雙溪。天下稱何氏為盛門，以何雙溪為宿德矣。嘉慶六年季甄卒，年六十六。

始吾二十八歲居京師，而季甄之兄令季甄從吾學。其齒幼於吾六年耳，而事吾恭甚，使背誦諸經，植立不移尺寸。其後學日進，而與吾或別或聚。吾在禮部時，季甄得山西鄉舉而來，相對甚喜。後三年而吾以病將歸，季甄適攜家居於都。吾入其室，見其子之幼俊，歎曰：「何氏其必興乎！」然是年別，不復得相見。次年，聞其成進士。又後十二年，聞其兩子成進士。又後十三年，聞季甄喪矣。

季甄存時，常以書問吾甚摯。自京師來者，為吾言：「季甄之家法整飭，老而所養益邃，容肅而氣衝，士流有前輩典型之望。其所以訓子者，真古人之道也。數十年未嘗須臾晝而居內，敕其子皆然。」吾老而德不加修，吾愧於季甄，季甄不吾愧也。季甄於交遊鄉黨多惠愛，每好濟人出，又嘗設義學於其閭。

始季甄娶王氏無子，繼娶梁氏生二子：元烺，以庶吉士改部，今為戶部郎中，道生，以工部郎擢山東道御史，出為九江知府。又繼娶張氏，生四子：立三、維四、慎五、漱六。漱六為孤才三歲。吾痛季甄之喪，既為文哭之，又次其行為傳，以寄諸其家云。

陳謹齋家傳

陳謹齋，諱志，字純侯。休寧有陳村，在縣治西南山谷之間，俗尚淳樸，陳氏世居之。謹齋之曾祖仁琦，以孝悌稱，為鄉飲賓。其子燿然、孫世墱，皆敦厚不欺為長者。世墱又為鄉飲賓，僅一子，志，守其家法尤謹，故自號曰謹齋也。

謹齋以行賈往來江上，或居吳，或居六合、江浦。所居貨嘗大利矣，而輒舍去之，既去

而守其貨者果失利，其明智絕人如此。而內事親孝，養寡姊甚厚。姊亡，盡力上請，獲旌其節。在里則歲以米平糶；建陳氏宗祠，置祀田，設為條制甚備；倡修邑鄉賢祠。其村南有巨溪，越溪道達婺源，而溪漲輒阻為人患。謹齋為造舟設義渡，置田以供其費。在六合、江浦，遇公事所能為者，必以身先，如其在休寧焉。

其自奉甚簡陋，而濟人則無所惜。人或欺忤之，夷然未嘗較也。人或頻以事求索之輒應，未嘗厭也。暇則以忠謹之道訓其家人，而未嘗言人之過。少時遇一術者，為言君某歲當少裕，某歲大裕，及他事成毀，後皆奇驗。又言君當五十三歲死矣，故謹齋至五十即歸臥陳村不出，以待終，然壽七十八乃沒，人謂其修善延也。既沒，而其家不失長者風，謹齋之教也。

謹齋子四人：有灝、文龍、有沺，皆篤謹為善人，皆先之卒；惟幼子有涵送其終，時年五十矣，而以盡禮致毀有稱。有涵之子兆麒，從姚鼐學為文，嘗為鼐述謹齋之行。

姚鼐曰：謹齋生平皆庸行，無奇詭足駭人者；然至今人多稱之者，以其誠也。夫使鄉里常多善人，則天下之治無可憂矣。如謹齋者，曷可少哉！曷可少哉！

方染露傳

方君染露，名賜豪。為人清介嚴冷，不可近以不義。少以能文稱，為諸生。乾隆三十年，中江南鄉試。屢不第，以謄錄方略館年滿議敘，得四川清溪知縣。既至官。視其僚輩洪涊之狀，曰：「是豈士人所為耶？吾奈何與若輩共處？且吾母老不宜遠宦。」即以病謁告，其蒞官甫四十日而去歸里，歸則授徒以供養，日依母側。執政有知之招使出者，終不往。如是十年，母以壽終。君悲傷得疾，次年卒，年五十有九，乾隆五十九年也。

君尤工書，里中少年多效其法。君夫人張氏亦賢智有學。余居里中寡交遊，惟君嘗樂與相對。一日，在余家，共閱王氏《萬歲通天帖》，疑草書數字，不能釋。君次日走告余曰：「昨暮，吾妻為釋之矣。」舉其字，果當也。然張夫人竟無子，側室□氏生子元之，元之四歲而孤。

君既喪，余益老，里中舊相知皆盡。君弟鵬自京師書來，請為君傳。余謂君行可紀，而亦以識吾悲，故書之如此。

程養齋暨子心之家傳

程養齋，諱文遂，字乘素，養齋其自號也。先世居歙黃墩，唐末徙新建，至宋淳祐中徙婺源。居婺源十六世，為贈資政大夫宇，生贈資政大夫應鵬，兩世皆有厚德於鄉黨，養齋乃應鵬之第三子也。年十九而父嬰風疾，兩兄適客遊，君侍疾左右，及經理家事，稱為賢孝。及既孤，上事母、兄，下撫三庶弟，人無間言。

程氏自兩贈資政相繼建立祖祠，而增修飭之。至養齋，為立祭法，規久遠，益虔且密。恤宗族，厚鄉里，能嗣其家風。為人循謹，踐履質實。著《無忝志》、《經目志》、《禮考》若干卷。又輯《先代遺訓》、《師友格言》，自端楷細書為卷，日取以自警惕。平居嚴衣冠，慎動作，見者肅然。又明於處事。婺源嘗值歲饑，君率眾出粟平糶，設立規條，事舉而為利溥。總理《婺源縣志》，書成人以為善云。年五十七卒於家，以例得都察院都事職。卒後以子尚義由知府加五級，得贈資政大夫。娶董氏。子二：尚志、尚義。

尚志字心之，其為人年少而沈靜，寡言笑，嚴毅如宿德。十八歲補邑弟子員，力學不懈，於《十三經》皆成誦，而不牖於時文之卑陋。嘗讀古史書，分類而纂記之，求經濟之用，自厲氣節，嘗曰：「士入世，立腳不堅，任事不巨，則庸人耳！」兼通算法，能推三角八線，以闡宣城梅氏之義。居家孝悌，最為養齋所喜，赴試金陵，卒於途，年二十二。養齋哭之，有曰：「人非善不交，物非義不取；於朋友胙，於兄弟怡怡。」茲足著其人矣。以子學金為戶部主事加二級，得贈奉政大夫。妻王氏以節孝獲旌。子二：學金、南金。

姚鼐曰：婺源為大賢朱子之鄉，士大夫猶以敦禮講義為貴，君子之遺風遠矣！如程養齋者，誠無愧一鄉之善也與？養齋於修縣志時，婺源士皆惜心之之死，欲載之志內，養齋不可，今學金乃請余傳之。其父子用意，顯晦皆是也。如心之之賢俊，矯出於俗，使天假之年，所成立可量哉！